



梁東 X 林嵐

public art 與 荔枝角

Own Own Only you

can make hk interesting

整理：阿希





梁東



林嵐

梁：今天我們談public art。上次我們一起逛了一遍荔枝角，發現這裏其實一如其他香港工業區，都是十分沉悶的，像現在早上十時多，街上只有幾個人。到底我們怎樣才可以令我們的城市變得有趣一點？這個問題令我想到一些外國的例子。

在阿姆斯特丹，很多人踩單車、很少人開私家車，所以那裏有很多空置的parking space。不同的人於是就去思考怎樣利用這些空間，他們由「parking」這個字想到park——公園。那麼，「parking」就是做在公園裏做的事。他們把每一格parking space都變成自己的公園：**只要在咪錶入錢就可以自己own這麼一小塊公園**，也可以自己任意去裝飾這個公園，例如有些人就會帶草皮去營造出在公園中的感覺，他們叫這個做parking day。一條路上於是就有了很多「一人小公園」。在香港，我們常常會看見一些空置了的空間，如果有人能夠用心去對待它們，那就好了。

林：這就是「全民喚醒」：喚起大眾的興趣。**你可以自己去擁有，去own一個地方是很過癮的**。德國有一個artist是專門set up鞦韆架的，他會在高架橋上掛兩條繩，然後在上面蕩鞦韆，當然這只可以在晚上進行，日間這樣做是很容易被警察捉到的。所謂「own一個地方」的感覺是這樣的：原本我是買不起這個地方的，政府條例又不容許我擁有它，但我可以透過一些方法去擁有這個地方。那個德國artist還跑到地鐵去，地鐵晚上的車次比較少，每次地鐵一靠站，他就爬上去將繩駁好，蕩兩下便馬上走了。

梁：我們其實是很喜歡這種「騎劫」行為的，即「搶野

玩」，搶一下才好玩，太久就不好玩了。

林：還有一個關於玩的例子，又是一群來自德國的artists，他們發覺列車的擋風玻璃很髒、影響市容，就趁列車靠站時，馬上提起水桶和清潔用具跑上去清潔。有些列車司機因此很不開心，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發在甚麼事，一停車就有人跑上來。但靠站時間實在太短，所以artists也來不及解釋。但再看一些短片，會發現有些司機是很開心的，會等他們抹完才開車，有些則會吹雞，要站長去驅趕他們。這些artists跑得很快，從未試過被捉住。從網上的短片可以看見一開始是一個artist拿着水桶和清潔用具，跑着跑着就把它們丟了，然後假裝自己是路上的行人，由於他們穿的衣服跟普通人一樣，警察因此沒有察覺。

梁：我又想到另一些例子。現在不是很流行在手鏈上掛上很多charms嗎？如在手鏈上勾上心形或是小拖鞋形狀的小飾物。這些不是只在女性首飾中才出現的嗎？某西班牙藝術家就利用了這樣的原理來改變馬路上的鐵鏈。這些鐵鏈原本是很standard的，他先將原本的鐵鏈拆下來，然後換上別的形狀的鐵鏈，再勾上不同的charms。

林：你這個例子令我想到黃山上的鐵鏈和同心鎖。自從出現了「public art」這個字之後，有些artists就會想到底可以搞些甚麼，但其實回看黃山，那些行為都是自發的，很多情侶會上黃山私定終身，他們會把兩個鎖鎖在同一條鐵鍊上，寓意一生一世。**這是民間自發的，是基於公眾的同一理念，雖然他們沒有「public art」這個概念**。自從「public art」這個名詞出現後，我有時會想，我可不可以去拍張相，然後說其實public art在中國已經



出現了很久？

梁：在我看來，public art就是一種將沉悶的公眾地方美化和提升的藝術手法。

林：所謂「順眼」其實是有很多層次的，例如骯髒的車窗、被污染的城市；但這些都是大眾感覺上共同的一種看法，我卻比較喜歡更為私密的：**一個人和城市之間的細微關係**。有一年冬天，我在紐約看見了令人感動的景象：那時正下雪，我在一個角落看見有人將織好了的毛線製品覆蓋在水渠上。這是很人性化的行為，那個藝術家好像感受到了水渠的寒冷似的。這和香港現在所說的public art是完全不同的，香港那種就是在商場門口擺放一件大物，阻止大家出入，這就叫public art。我們現在就是喜歡那些被誇大的口號，卻缺乏了如此人性、如此細微的和城市裏的物件互動的行為。我想，這個概念是要在公民教育裏慢慢滲透，才能被下一代好好接收的，這樣香港才会有更多不同種類、更人性化的public art。

梁：聽你說到人性和人性化，我就想到有時外國public art的例子看多了，我也蠢蠢欲動，想自己試一下去做。**我覺得如果你關心一個地方，希望這個地方變得更好，而你又有能力，你自然會去做一些能夠改變現狀的事情**。例如以前有neighborhoods的時候，大家都會一起去用這些公眾地方；只是現在街道和家的概念已經分開了，大家在意的只剩下自己家中的空間。所以我有時會懷疑大家是否還關心公共空間，大家對街道畢竟欠缺了熱情。

林：對，其實只要每個業主願意將他們的冷氣機噴上一種顏色，那就已經很漂亮了。這就是我所說的「自發」。外國人會投訴華人不打理花園，因為他們覺得整條街的花園都打理得很好，唯獨有幾戶不打理，他們便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提醒區裏的其他住客。我想，這跟從小到大的教育有關，是要在這種文化裏成長的才会有這樣的責任感。剛才你說的例子則是「自掃門前雪」。

梁：我覺得這不是門前了，他們只理會門內。

林：香港的樓太密集了，如我住居屋，那裏便有很多規例。公屋的公共空間比較容易界定，但居屋就不一樣了，例如我那裏的設計是不便晾衣的，有些人於是會在窗外加鐵管，房屋署卻說這樣會影響樓宇結構。但其實這是不會的，他們不准許我們這樣做，是因為這樣有礙觀瞻，**所謂有礙觀瞻，意指外觀不夠standard**。

梁：其實function和form不一定有衝突，即使是Bauhaus的設計也可以兼顧到function和form。

林：香港有太多這樣那樣的條例了，香港太迫，迫得只剩下很基本的私人空間。很多人買樓時只在意建築或實用面積，覺得他們的人生就在這些面積數字裏面，他們從不去想應該如何利用所住屋邨的公共空間——公園或走廊。但當你嘗試去利用它們時，你卻會得到這樣的訊息：**這是公家的。意思是你可能只擁有公共空間裏的一塊磚而已**。

梁：即是以前有共同創作，現在卻再沒有這回事了。

林：現在你要用的話，就要和別人商談。

梁：香港現在有甚麼好的public art？

林：有一堆人正在搞公園起義，但現時的公園規矩多多。

梁：連球也不能玩。

林：幾年前我住在觀塘，在天台種草，有人說我犯法，因為我偷了公園的草去種。又有一次我做了一個關於流動街道的project，我叫了五個朋友，一起推車仔周圍走，去到公園才發覺在公園範圍內是不准推車仔的。我就跟朋友說不要緊，應該沒事。入到公園後，我們走了幾個圈，真的沒有被捉。其實會不會是這樣：**政府條例施予我們的心理壓力大於其實際作用。其實很多事做了是沒有甚麼大礙的，但往往想到這些條例是怎樣生成時，大眾有時是責無旁貸的，通常是一件小意外就引致條例的產生**。

梁：一開始時我們談到一些外國例子，剛剛又談及一些香港例子，你是否覺得對比之下，香港差太遠了？

林：差得遠啦！但我們可以慢慢來的，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在做這些事，只是沒甚麼人知道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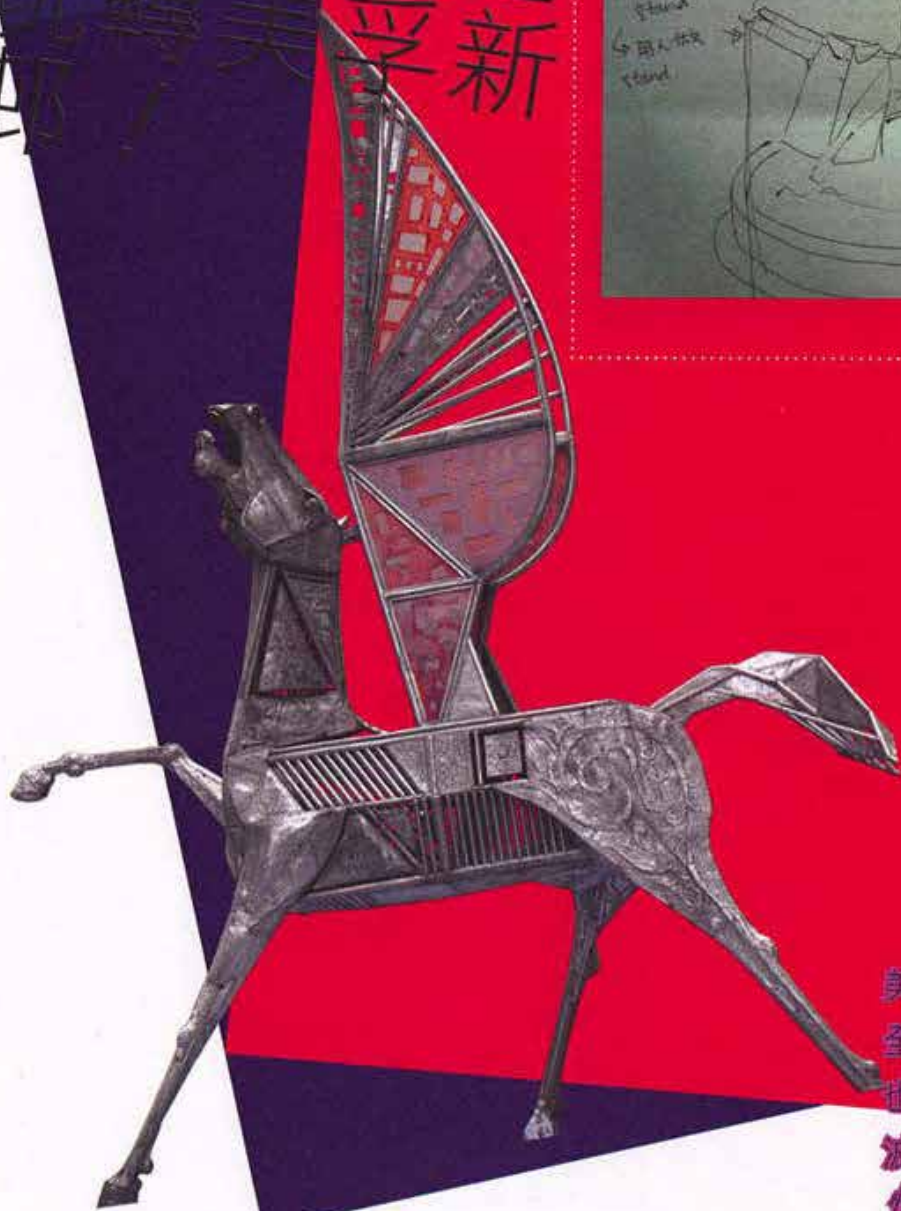
梁：我有時覺得藝術有趣的地方是藝術裏有尖酸，也有諷刺，但香港好像都沒有這種public art。我們上次行經荔枝角，感覺這裏很沉悶，就像現在的街外很少人，你認為這裏可以做一些public art嗎？

林：**可以的，比如美孚新邨不是有一堆雕塑嗎？全部都是黑沉沉的，水池的用途也被很多規矩限制了，如不准玩波，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令美孚變得不再這樣沉悶的**。

梁：不如就坐言起行吧。



林嵐帶學生  
玩轉美孚新邨



美孚新邨不是有一堆雕塑嗎？  
全部都是黑沉沉的，水池的用途  
也被很多規矩限制了，如不准玩  
波，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事  
情令美孚變得不再這樣沉  
悶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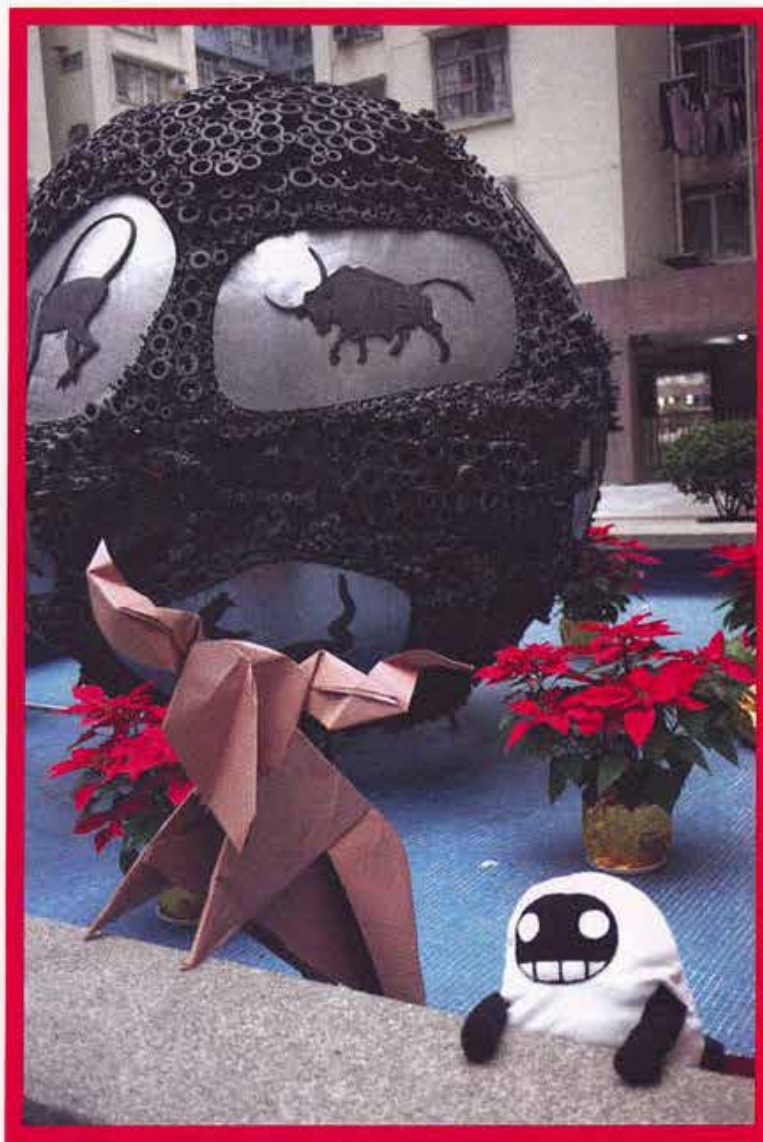
## 愛的包圍

遊行示威其實都是愛的表現，如果我們不愛我們這個地方，我們便不會希望它有所改變！

提議找一堆情侶穿上這件二人遊行示威服（可以寫上他們的願望），用愛包圍美孚的公共雕塑。（學生的話）







我認為香港的公共藝術及裝置之選擇地點都直接連繫着觀眾、市民、公園和公共空間。雖然近年政府對公共藝術明顯是更重視了，但還是較注重裝置在一些新建的地區和大型商場；反而，政府要多推動或更新一些較舊之公共地點如屋苑、屋邨等與市民最接近的地區之公共藝術。

例如今次我作為一個市民及參與者，我選擇香港常用作公共藝術的主題「十二生肖」作回應，利用摺紙的方法有趣地描述「十二生肖」正想逃走及換上新裝的意念，目的是希望能引起美孚居民的關心及留意，營造公共空間與市民的氣氛，帶給他們新鮮感，更新及打破傳統雕塑的舉動力。（學生的話）







看見了美孚新邨的公共雕塑，一件件無名的雕塑大都放在水池的中央地方，觀眾難以接近，沒有藝術家的名字，水池旁只有標明「不准攀爬及玩水」的句子。

臨近聖誕，雕塑被不同的聖誕裝飾所掩蓋，雕塑本身像佈景板一樣存在着。這些雕塑融合於公共空間中，卻又似被孤立／疏離於這個公共空間外，第一次看時就有這種矛盾感。作為一個藝術學生，特別是雕塑系的學生，看到此種情景，難免會為作品被忽略而感到可惜。雕塑被安放於公共空間，它們的存在是否如旁邊的花花草草一樣？希望做一些事能讓市民駐足欣賞這些雕塑。（學生的話）

### 輕盈點

我覺得香港的公共雕塑無論在物料／形式方面，都是傾向保守和單一，它們大多數以金屬／具象造型為主。

我想利用氫氣球組合成一個圖點，阻擋美孚的傳統公共雕塑，這是利用輕盈的物料／不長久的雕塑形式來製作的，象徵着香港公共雕塑需要更多元及實驗的勇氣。

(學生的話)







在構想的過程中，往往會理想化，實際在此時此地進行時卻又是另一番景況。

看着天公不造美，這個休憩的平台只剩下我們，與我想像中的出入很大。除了天氣問題，技術上也有很多阻礙。在實踐的一刻，作品已就環境因素而作出多次調整，一切變得即興。最後有些作品失敗或表現強差人意，但有些我卻認為是挺成功的，甚至比想像的要好，這是一次很好的經驗。（學生的話）

